



容族新与黎锦藏品。



史前石器(新石器时代石拍、石铲子、石斧、石纺轮)。

一座收藏农家小院的景观

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梁梦琦

古窑藏品数以千计

在这间“博物馆”里,有一件很有价值的古窑藏品——唐代青釉龙纹四耳大缸,这是容族新2000年寻访而得,缸体上的龙纹栩栩如生,完整生动。它的珍贵之处不止于其年代久远及蕴含的艺术价值,更因它代表着崖州地区源远流长的烧窑历史。

容族新的家乡新民村是一个有着1600人的村庄,这里传承着千年的古龙窑技艺,人们常说,要看崖州地区的烧窑历史,关键就要看从新民村升起的古窑烟火。琼南地区,人们日常使用的陶罐、盆、杯、缸、瓮等大多来自这里。村民自发编纂的《新民村志》记载,新民村四成以上村民世代以烧窑为生。

“这口唐代青釉龙纹四耳大缸是由新民村古龙窑烧制而成。”容族新说,古时陶器与人们的生活时刻不能分离,挑水、煮饭、酿酒、煎药、盛粮食、沏茶、喂猪、烧香、制作烟膏等都要用到。就在2014年,山东莱芜市文物管理委员、考古学者李仕严来到新民村古龙窑,挖出一大批唐宋时期的陶瓷片,这些都可说明黄流镇的龙窑瓷器能追溯到唐宋初时期。

除了唐代和明代的大缸,容族新共收藏了2375件古龙窑藏品,这几乎是其藏品的全部,他始终期待黄流龙窑之火不灭,千年古窑火可“重见天日”。

于容族新而言,收集遗落在民间的文物不失为抢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,至今他的藏品种类繁多,还有数百件崖州布、龙被、五大黎族方言区精品黎锦、石器、明清古家具、古铜器、古钱币等藏品,无一例外都是古崖州文化的代表。

“海南崖州布是古崖州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”容族新说,崖州布是海南纺织文化的结晶,它向我们诉说,居住在海南山区的黎族先民,很早就懂得根据植物纤维的不同特性,探索出编制植物纤维的技能。

对黎锦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,人们并不陌生,而容族新院落内的81件黎锦却有些独特,“我跑遍了所有的黎族地区,通过图案的丰富度、年代和材料考察对比黎族工艺,最终找到了这些集合了五种方言区的黎锦,它们图文精美,年代久远,各自代表着五大黎族方言区的最高技艺。”

“这一件是黎族哈方言区的婚礼服,这一件是黎族哈方言区的祭礼服,这一件是龙被……”趁着好天气,容族新和妻子把黎锦、崖州布腾到院子里,这样的拾掇晾晒,夫妻俩一个月就要进行两次,怕它们受潮发霉。

文物是历代先人在生产生活中遗留下来的遗物、遗迹,它是有记忆的,弥足珍贵,容族新就用这双农民的手将它们收藏。“它们是看得见的乡愁,摸得到的家乡历史,头十年我靠它们维系生活,直到现在依然将挖掘和保护它们视作使命。”



民间收藏家容族新家住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镇新民村,他的农家小院俨然是一间博物馆,古时的陶瓷器堆放在院子里,明清古家具摆在厅堂,六个玻璃柜里满满当当存放着石器和黎锦……

收藏为亲情而起 因责任坚持

容族新至今忘不掉女儿那双对上学充满渴望的眼睛。1997年的一天,女儿走到容族新身旁,仰头轻轻说,“我读完小学就够了,以后帮你看小卖部,让弟弟和哥哥姐姐继续读书吧。”

孩子佯装成熟的样子让容族新夫妻俩心痛,“上有年迈父母,下有幼小儿女,靠打工维持生活十分艰难,是否能靠‘淘宝’供孩子上学呢?”后来容族新踏上了这条“以藏养学”的生计之路,一走就走了快20年。

容族新记得很清楚,1997年7月1日,香港回归祖国,他始终无法平静,下午三点左右出门直奔佛罗镇古墩村,花了550元买回一张清代圈椅,第二天便以800元转手出售。自此,他正式开始走村串户收卖“古董”养家。

这种状态,容族新维持了10年,期间他搜集了3000多件文物,品类齐全,多数被东方市博物馆、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收藏。“为了能更精准地判断文物的价值,我时常到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参观学习,第一展厅到第八展厅,我都仔细琢磨,请教专家。”容族新说。

对容族新来说,文物收藏不仅是投资,更是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,日子久了,崖州文化遗存逐渐如血液一般,流淌到身体里。“懂得越多,就越爱。”容族新说,散落在崖州民间的文物既是把自己从苦难生活拉出来的挚友,更是深埋于自己内心的根。

这十年来,容族新将精心收集来的黎族传统纺织、古陶器、古瓷器、香梨文化器物、黎族传统藤编器、本土文化器物等文化遗产藏于家中,不再转卖。“我的目的不是将文物藏于私室,而是希望通过我的整理和收藏,为保护古崖州文化碎片尽绵薄之力。”

2012年8月,乐东白沙河谷本土文化园特别聘请容族新为“文物收集部长”,感谢并鼓励他多年来为保护民族文化遗存的努力;2016年,他被吸收为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。能坚持这么多年,除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,容族新也离不开妻子的支持,荣誉与责任加身,容族新唯有更专注、更倾心。

甘居偏僻之乡 惟愿抢救文明碎片

都说“世间奇景皆在人迹罕至之处”,恰巧,世间好的文物也大都在偏僻乡野间,非耐心、恒心无以得。

想要收到好古董,就得往深山里走。容族新从陵水来到三亚,再到乐东、东方,用双脚丈量了两三百个村庄,走访了九万多户农民,只为找到最能代表本土文化的老物件。

“走南闯北收集古物不容易,这本就一个漫长、艰难的过程。”容族新回忆,有一次,容族新骑着摩托车运载收集到的陶器,途中却不慎与另一辆农用车发生了碰撞,摩托车也撞坏了,但当时容族新第一个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全、不是摩托车,而是陶器。

在容族新的家里,每件藏品的故事都独一无二。“那件明代酱釉水波纹、螺纹六耳缸,我整整关注了两年,直到今年春节,才成功收到手里。”说起这个极具反转效果的故事,容族新颇有些得意。

当时不少藏友都有耳闻,黄流镇新建乡高园村有个农户,有个“大缸”传家宝,但面对慕名赶来的许多藏友,此人就是不卖。后来,得知这个农户想要一口好的铜锣当镇家之宝后,容族新托人买了一口6斤重的大铜锣,没想到该农户反悔了,躲起来不见人。

只有等了。容族新足足等到晚上8点,仍不见人影。次日容族新再次登门,高园村老少纷纷敲锣看热闹,直到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口好铜锣,这口明代六直系水波纹酱釉大缸的主人才松了口同意交换。

民间收藏家的收藏道路举步维艰,哪怕要居偏僻乡间、筚路蓝缕于乡野,要负债收藏,容族新都愿意。这个朴实的农民说不出漂亮话,但他有个令人赞叹的梦想——创办黄流民间文化博物馆,展示毕生心血,践行“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”这一承诺。■



明代酱釉水波纹螺纹六耳缸。